

那个女孩

□文彦

我被护士长骂哭了,泪痕未干又去干活。我端着治疗盘走到30床,仍是满心委屈。

病床上是位同我年龄一般的女孩子,她正在吃橘子,母亲剥了皮,一瓢一瓢喂进她嘴里。女孩子笑着,母亲表情慈和。我羡慕地看她,这一刻她仿佛无忧无虑。她有那样好的父母,明显经受过良好教育,气质优雅,待人谦和有礼。我想起自己在乡间的文盲母亲,她虽爱我,但不知表达。她也从不会为我梳理这般复杂好看的辫子,更不会用宠溺的眼神看我。她似乎总是惊慌的,忙乱的,为生活压迫着,日日夜夜忧心。我想起自己不得不工作,肩负起责任,无人可依靠。

女孩见到我,头一偏,避开母亲喂过来的橘子,嘴唇一嘟,“又要抽血啊!”唇上还有橘子的汁水闪亮着。母亲用纸轻轻擦去,哄着:“乖,配合检查,我们才能早点治好了出院。”

女孩手臂纤细,不小心就可掰断似的。皮肤苍白、干涩,上面大大小小青痕绘在各处,地图一般。

失败一次,第二针成功了。女孩离开母亲怀抱,惊喜地,“我以为要戳三针,今天竟然两针就

进去了。”

大多数时间女孩坐在床上看书,她的父亲或母亲陪着,也看书。他们一家在这个地方很不协调,尤其是老年病人多的病区,格外与众不同,来来去去的人总要多看一眼,每看一眼就惋惜一次。“多漂亮的姑娘,怎么会生这个毛病?”有时她父母听到了,看起来没听到似的,他们向来谦和有礼,却与众人保持一定距离。人们既同情她,又同情着她父母,“这个岁数,再生孩子好像不容易吧。”

女孩有两套睡衣,粉蓝、粉绿,绒绒的。还有一个玩具熊,常常把玩在手里。有一日母亲把古琴也带来了,女孩用手指轻轻勾着琴弦,发出沉闷喑哑的声音。“不好弹,指甲都剪掉了。”

我埋头为女孩贴胶布,她悄悄问:“你要离开这里了吗?”“是的,我要去外科轮转了。”“外科医生很帅吧,”她轻笑,“我要是能去外科住院就好了。”母亲把刚才那瓢橘子喂进她嘴里,嗔怪着:“真是傻孩子。”她撒娇地往母亲身上蹭。

我忘了刚才的委屈,因为我拥有的远比她多。

“中古品”循环生活

□尹画

最近,我沉迷于“中古品”。这词源自韩语,意思是“二手物品”。循环利用“中古品”,既便宜又节约资源,不失为一种绿色生活哲学。

一开始,我卖书给二手网络平台。屋内书满为患,入不了橱的书堆得到处都是,想要找一本书极不容易,便索性开展另类大扫除,把读过后觉得不必收藏的书整理出来,扫描好条形码,上传给二手书籍平台。平台马上预约,快递上门回收,方便快捷。换回书费,下单买了几本自己想看的书,收到的二手书,都经过了消毒处理,套着塑封,像新书一般,卖相超出预计,兴奋不已。于是循环卖书买书,不知不觉,书读得比以往多了一倍。

买卖二手书并非稀奇事,几年前我在澳大利亚就逛过一间二手书店。店主是个老奶奶,她说她对二手书更有感情。一本旧书,多少烙有旧主人的印记,扉页上的签名,书中零散的阅读痕迹,把它传递给新的读者,焕发新的生命和价值,漂泊里,见灵魂。

除了书,买卖“中古品”还可以辐射到各种物件。今年夏天,我将家里闲置的衣服和背包,挂

上某网络二手平台售卖,没想到短短一周时间,就卖掉7件衣物,赚回一千多元。在平台上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货品之丰富,远超我的固化思维。比如,家养的博美狗妈妈超生了一窝狗宝宝,主人开价0.01元,几乎是无偿赠送,为自家博美幼犬寻求有爱心的铲屎官收养。又比如,有人将自己上课记录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笔记挂了上去,售卖4元。还有人在售卖已经摔碎成两块的欧泊,让人惊讶的是居然有不少人点了“想买”。原来,并不是不坏的货品才可以转卖,碎的物品也仍然可卖,也许买家二度加工打磨后便可变废为宝了。

二手平台的好处就是各取所需,两全其美。这个世界很奇妙,你视如草芥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可能就价值连城。

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一个乡村超模,将乡村里随手可得素材:编织袋、破渔网、塑料袋、橡胶手套等七零八碎的废弃材料,做成了衣服,穿着在田野上走秀,红遍外网。当时我就心想,这才是最好的垃圾分类推广者,有一种喜悦叫:可回收货品循环利用。

老照片

□毛文文

每一张老照片,都黑白着往事

都有另一个自己迷恋玫瑰的一部分

春天的沟壑很快爬到山坡上蜜蜂和蝴蝶把人间的道路放在它们的翅膀上

我只是这么想了一下蜜蜂和蝴蝶就停了,回到花丛中

道路也回到道路中

春天回到了春天中而我,怎么也回不到老照片中

就像,我回不到一场酒宴上我认出一个叫不出名的老熟人

我们彼此喊着兄弟内心的陌生与茫然停顿了一会

举杯时漏出的一滴酒与桌面的一滴水,相互掺和

医院物语

心窗片羽

紫琅诗会



打春

□孙同林

打春是立春的俗称,是春回大地的节气。

乡下有俗谚:“春打六九头,天天喝香油。春打五九尾,天天啃猪腿。”立春,不在五九尾,就在六九头。五九立春也好,六九立春也罢,春天来了,是没有不好的。人们叫立春为“打春”,叫得形象,叫得响亮,叫得干脆,这一叫,叫出的是四季新开始的乐观。

打春的打,是红红的春联在大门上耀眼,是红红的灯笼在春风里摇曳,是红红的福字把庭院照亮。

那个打春的打,是打招呼的打。春风,生生涩涩从柳枝头上踟蹰而来,带着善意的打扰,像一年未见的老友,伸手问候:“喂,新年好呀!”春雨,淅淅沥沥从草叶尖上悄然滑过,带着默默的问候,似久别重逢的亲人,一切话语都显得多余。

那个打春的打,是老农甩起的鞭花儿,“啪”地一响,惊动了栏里卧着的老牛,牛眼忽地一亮,闪出春天的润泽;“哞——”地一声,抖落歇了一冬的慵懒和倦怠。

唐卡的染色

□米拉

本以为用矿物颜料上色是最难的,没想到上色还没完全掌握,就立即遭遇了更严峻的考验——点染。

在我们上完色的天空中,要用青色的矿物颜料染出渐变的层次。矿物颜料是微小的固体颗粒,不溶于水,无法用水彩的渲染方法来画出渐变色。我们要怎样操作呢?小师兄不慌不忙地端着装有青色颜料的小瓷碗,盘腿坐到画框前。他先用粗一些的狼毫笔把碗底的青色粉末和上层的水调开一些,展开笔锋在天空最上方横向湿涂,笔上的青色粉末大都留在画面上。他在颜料碗中涮了涮笔,只带出较少的青色颜料,在湿染过的色带下方继续横向涂色。越向下,湿染用的颜料就越少,最后一次横涂几乎只是用清水。如此湿染了两次,已能看出天空呈现由深至浅向下渐变趋势,只是并不均匀。师兄又重新涮了涮笔,拭干笔锋,把颜料碗倾斜一些,让底下沉淀的青色粉末露出来,他用笔尖极轻轻地蘸了一点点青色,点到天空最上方,那小小的点似有若无。他不断重复地找寻位置点染着青色,过了几分钟,画布上指甲盖大的范围内,青色粉末的分布显得均匀起来。师兄停下笔,微微一笑,“你们来吧。”

接过画笔,学着师兄的样子,小心地用笔尖挑起一点儿青色的矿物

颜料,用肉眼看起来就是极微小的几颗粉末,小心地在画面中找到适合的间隙,轻轻一点,立即收笔。看起来似乎不难,于是不断地重复操作。点着点着,动作不知不觉变大了,突然一下子点出半颗芝麻那样大的一团青色,它显得鹤立鸡群,与周围散淡分布的青色颗粒们格格不入,这可怎么办?只能向师兄求助。师兄接过笔,在颜料碗的清水中反复涮洗,然后拭净笔锋,凝了凝神,用笔尖快速地沾了一下画布上那团青色;稍待片刻,再次涮笔、拭干,轻点那半颗芝麻粒。原来他是用干净的笔尖吸走一部分颜料。这个方法是险中求胜,因为清水中有牛胶,如笔尖多次碰触画面,会留下发黄的印渍;如笔尖拭得不够干,又会使已涂上的颜料受水化开。总而言之,刚接触唐卡上色的我,一时是无法掌握这种补救方法了,也不能总是请师兄帮忙“险中求胜”,只能在点染时小心又小心,不敢再有丝毫松懈。每一次笔尖只沾几颗粉末,找准画布上适合的间隙,尽可能轻巧地点上去,不能出现毛糙或斑点。

不知不觉,一整天的时光偷偷流逝而去,当头顶的白炽灯亮起时,我放下笔眼看画面——竟然只点了半个手掌心那么大的天空,还不到总量的四分之一。这下真是傻眼

存,几句悄悄话,就默默地消解了。

春来了,原野噗嗤一声笑了,笑出了满地春草,笑出了满枝嫩芽,笑出了漫天风筝和满树鸟鸦。

打春,说白了,就是打开春天,打开春天的大门,迎接莺歌燕舞、姹紫嫣红,迎接花红柳绿、百鸟争鸣,迎接一片新天地。

其实,打春的日子跟平日并没有什么两样。小时候,听到说打春,便盯着祖父问:“打春?为什么要打呢,有什么用?”祖父听了,笑着,可能是一时无法回答,说:“打春就是打春呗,就像年年都过年一样,年年都要打的。打过春,天慢慢就暖和起来,又要春耕了……”一旁的大祖父接过祖父的话,说道:“柳树打包,叫花子伸腰,冻不死了!”哦,这就是打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了,打春,柳树要发芽了,叫花子不用冻得缩成一团了。往后,我们就可以卸去冬装,脱鞋,撒开脚丫子在田埂上疯跑了。

哦,打赤脚其实离打春还会有好长一段路程要走呢。

立春

童兴莲

玉兰一瓣

藏地挥毫

了!我们在拉萨学习的时间只有两星期,这点染竟如此费时,我们还来得及完成全部的进度吗?抬起酸痛的手臂揉揉酸涩的双眼,略有些沮丧地坐车回拉萨。

第二天,早早地来到画室,放颜料的小碗中的水已经干了,一层薄薄的微黄色牛胶覆盖着碗底的颜料,还有一些青色粉末附在碗壁上,如雨后的残山剩水。那青色如此纯净,没有一丝杂色。唐卡颜料的青色与绿色来源于同一种矿石,这青就是我们熟知的“藏青”,绿则称为石绿。出产它们的矿在尼木和嘉绒地区都有分布,通常是铜矿的伴生矿。一块矿石上能看到蓝绿两色,通过加工把两种颜色分离开,然后从青色中分离出三种不同的深浅,头青、二青和三青,头青颜色最深,密度最大。我们这次点染用的是头青。

在颜料碗中重新注入清水和牛胶,新一天的点染又开始了。点完一片,从坐榻上下来退远几步再看,会发现仍有好些地方不均匀,于是再反复补点。等远看显得均匀时,用手机拍一个特写,放大图片再细看,又会发现不到位的地方,继续补充。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到第三天的上午,才终于把天空的点染完成了。放下画笔,走到院子中去休息,抬头看到西藏的蓝天,恰恰是这样自自然然地由湛蓝过渡至浅蓝,真美!